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三

宋 李綱 撰

題跋下

跋張嵇仲樞密遺藳二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醉筆　　　草聖

行書　　　跋溫公帖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跋道鄉墨蹟

侍郎鄒公碩學勁節為天下之所宗仰詩銘精深有古作者之風字畫似其人自可寶也

跋李先之墨蹟

余平生不識李先之獨聞其為人經術修明議論勁正節操高邁趣與時異久困州縣間靖康初首薦之累遷國子祭酒而先之初未嘗到都城其後余謫雲安道南昌遊西山玉隆觀乃聞先之赴召至京畿道阻不得進而還相差數日不及見建炎初復除秘書監促其來未幾余丐罷相東歸亦不知先之曾供職否也臨江蕭君訪余於武昌首詢先之則云病不能赴行在所已亡矣

朝廷以寶文閣待制贈之因出其來往書帖一卷相示又云先之亦以不一見余為恨余於先之不為不相知而卒不一識面士相見之難如此可勝歎哉先之與陳瑩中游定夫一流人凋落殆盡良可為天下痛惜也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四裔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

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

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松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爍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

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蹈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已酉歲正

月五日武陽李綱書

書寄𥡴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為輪輿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為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為見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下則以舍車而

徒為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字有象而
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覩也前所錄
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為之說既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
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顧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
因周詳以誨諭為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下之
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去處吾儕即象以求之
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
其罪則以笞杖為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

之益在兊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絶而音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時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外篇釋彖七卷訓辭三卷明變類占衍數各一卷合二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録致左右以求證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跋東坡書

東坡書初類李邕中類徐浩晚乃自成一家其用筆側

以取勢與柳公權之論殊不同必有能辨之者

跋山谷書

山谷行書多傴側此卷獨不然殊可愛也梁谿病叟觀于都嶠山陰

跋山谷草書

山谷晚年草書之妙追步古人張顛懷素正應此爾

跋米元章書

米老書深得古人運筆意但不可求於規矩法度間耳

書體出於瘞鶴銘多行草少見其真書護所短故耶

跋曹馬摹本

龍眠摹寫曹將軍馬山谷草書少陵丹青引筆蹟妙甚可為十軸之冠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

辨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石曼卿書

石曼卿與范文正歐陽文忠蔡君謨蘇子美遊皆以豪傑許之好事者至稱其仙去觀詩篇筆蹟真一代偉人也

跋東坡小草

東坡居儋耳三年與士子遊墨蹟甚多余至海南尋訪已皆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甚哉好惡之移人也方紹聖元符間擯斥元祐學術以坡為魁惡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後已及崇觀以來雖陽斥而陰予之殘章遺墨流落人間好事者至龕屋壁徹板屏力致而寶藏之惟恐居後故雖鯨海萬里撥㝷殆盡此與跡削於生前而履傳於身後者亦何以異比歸次端溪郡守陳侯出示

小草一幅云得於錢塘僧舍蓋坡倅杭時所書也士大夫所藏真行多而草少此幅尤可寶愛云

題唐朝賢將傳後

梁谿病叟曰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豈非陰謀多而以殺戮為事故也惟懷仁輔義公正無私宅心慈恕以殺止殺常出於不得已者可以無咎而慶流後人唐朝賢將多矣獨郭子儀李晟號為後嗣能世其家子儀忠厚長者未嘗妄殺而晟克復長安市不易肆遠方信宿而後

知王師之入前史謂三王之兵不過如此身享安榮子孫蕃昌且多賢者天之報施詎不信夫善爲將者宜鑒于兹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慶國夫人鄱陽張氏謹發虔心募工鏤板印造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一部普勸發無上菩提心者至心歸依西方淨土殷勤恭敬念誦阿彌陁佛尊號如法修行盡此報身隨願往生同成佛道一切有情均霑利益紹興

三年歲次壬子三月中澣日題

跋司馬温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為寬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為害而展盡底緼不敢為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為天下福哉數十年間

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自也觀司馬溫公
與雜端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之意遠矣夫紹
興四年三月日昭武李綱跋

跋顔魯公與柳晁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
盤錮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為人柳晁唐名士
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
概云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永嘉鮑君仕不過州縣而卓然自立不阿世以取容刻意羣經為之訓釋觀其所上論新法書識度有大過人者非苟然也司馬溫公趙清獻公皆貽簡尺以獎與之歿雖久而名益傳嗟夫士負所學生不逢時老死山林又無一世鉅公為之稱道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可勝慨哉

跋鄒公詩

積德鍾慶貽範將來必有賢子孫繼其後身享重名膺

受福禄必有賢祖考啟於先此古今之通理也歷考載籍士大夫家世濟其美浸以光大靡不由此觀舍人公丁寧訓誨之時郎中都曹勤懇奉承之意為人父為子孫之道盡矣名譽福禄之報在其曾孫侍郎卓然為世偉人子孫又多賢者鄒氏之門興未艾也願廣其傳以為士夫之勸紹興甲寅季秋十有八日昭武李綱謹題

慶餘長老開堂疏

法門差别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來之

旨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
發前村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喻之者良馬
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
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為津梁餘師上
人物外逍遥法中奇特為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
臨時禪律通融昔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今離思大之
居而况維摩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
既俯從於輿願宜遂演於潮音肯令雞嶺曇花不開閫

嶺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

經一晝夜顔色不變吕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盡歸誠祈懇儻能復來吕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别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吕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吕公爲作碑具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

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廣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為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泫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為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男具位綱謹書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風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為歌詩敘述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內地名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而盛德之事耶其後諫院公亦論

荆公於熈寜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為輕望其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哉玆風一扇士氣頽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為當然任言責者不過抉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為進身之資其視朝廷闕失不啻如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明其肯長慮却顧為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臣至無一人言者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為梗非無自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愆糾繆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爭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於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之歿

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而前德之堙墜裒集表章及送行詩等合為一卷將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為家世之光哉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是可嘉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跋張嵇仲樞密遺槀一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泚之

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侵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遯以自全獨樞密張公揔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于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某頃執筆螭坳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闥周旋甚歡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辟公之子叔獻以從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為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

有一年叔獻持節江東某師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藁數軸讀之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愧哉

跋二

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習次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叚太尉以笏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為裒集遺事

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樞密張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敘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托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為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唐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為祭文墓誌當寘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惟自全之為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伏節死難之臣不能無愧於古人

也如公卓然所自立如此吁可畏而仰哉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東坡樂語信筆而成初不停綴改不過數處屬對精切皆經史全語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卷尾章草書淵明詩紙背乃經筵當讀寶訓藝祖遣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略此軸所謂三絶真可寶也

醉筆

東坡醉中作醒時文章令人醒時作醉中語殆不可曉

也

草聖

東坡晚年草聖之妙如此蓋積學所致非特天資軼羣絕倫也

行書

東坡行書萃于此軸真無愧於古人

跋溫公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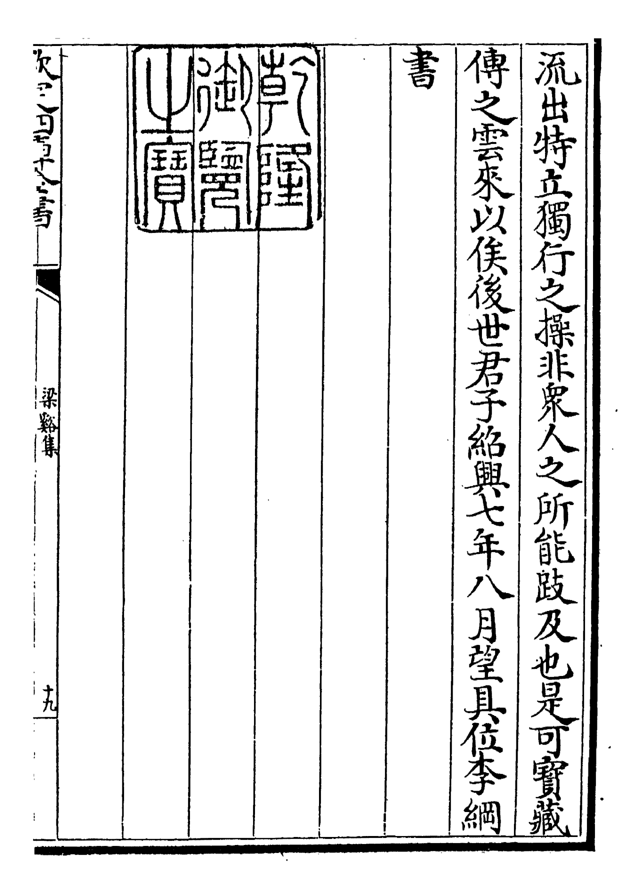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澣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

出示溫公帖觀于精忠堂凛然如對盛德君子瞻其儀形面其語論也使人欽慕不能自已武陽李伯紀書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故贈諫議大夫陳公與先公太師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然某為兒童時固已熟知公名政和乙未歲綱自尚書考功郎謁告迎侍先公於霅上時諫議公自通州徙居天台邂逅相遇於吴門得一再見遂沐稱賞宣和已亥歲綱自左史以言事謫官沙陽沙陽諫議公鄉

里也時公在星子因其姪孫淵往省公寓書以通殷勤蒙誨荅良渥直以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公事業相期愧不敢當然竊不自意公見知之深也靖康初蒙恩識擢於變故擾攘之際公已捐館不及見每感知已未嘗不泫然流涕迨紹興丙辰歲被命帥守豫章以淵攝機幕暇日出示公平生往來書簡凡若干卷翰墨如新慶弔問勞外多論易象佛書及行已立朝之大節信筆輙千餘言理致條暢文不加點信乎道學淵源自其胷襟



流出特立獨行之操非衆人之所能跂及也是可寶藏
傳之雲來以俟後世君子紹興七年八月望具位李綱
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四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汪元鼎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四

宋 李綱 撰

祭文辭疏一

哀辭

蕭子覺哀辭　朱時發哀辭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并序

弔祭文

弔國殤文　祭伏波廟文

哀辭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

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為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户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顔子而早死信道如揚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為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駔儈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

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為豈竊竊然以是儌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於貴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胷次其精神志氣足以儌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又奚禍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寛嘗從事於斯矣子寛姓蕭氏

名愃世為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騖無所不通與人持論辨博閎肆聽之纚纚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言其為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困自擢第歷官幾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餬口官于南雄不幸道疾而死死而年不迨於五十傳家惟一子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人觀之其不可

哀也耶然予寛於予乎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髙明潁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察者致疑於其間故作為哀辭以道其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内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茝之芬芳包古今於問學兮達志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

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
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之修身兮
貴力學而自强蓋端以爲己兮豈責報於彼蒼存一氣
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夜兮何富貴之
足臧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蜕之何傷並天地以悠久
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於粃糠嗟
世俗之廹隘兮咸物逐而我忘眇所得之毫釐兮遽志
盈而氣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

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倘榮耀於瞬息兮將見笑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溘朝露而泯藏與草木而同腐兮但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雖死而不亡託友義於斯文兮庶德音之播颺

朱時發哀辭

朱章字時發洪州分寧人少遊大學頗爲時輩所稱困躓不第老以恩調信州上饒簿其爲人純厚篤實恂恂如不能言與朋友交淡如也久而益親聞人之善若已

有之稱誦惟恐不及於人所短非獨絶口不言又為之掩匿惟恐人之知之蓋其天性如此雅志好佛蔬食惡衣凡四十年既籌上饒歎曰仕途乃成佛作祖之捷徑也凡職事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知無不為雖甚勞苦同僚所憚時發皆以身任之初共指笑後知其出於誠心乃靡然歎服罷官至京師調岳州司儀朝事子時自考功郎官謁告迎親吳興與時發會於維揚呂舜徒家予約時發渡江同遊焦山為一日之歎欣然相從既抵焦

山則相與徧遊僧廬躡磴道登絶頂以望大江其飲食行步如壯者既歸同宿舟中談笑至夜分不倦又作書以遺予親及諸季以叙平生詰旦時發渡江如儀真予亦觧舟而東不復相聞舟次姑蘇適有客自江外來者首詢時發動静則已亡矣予愕然駭歎詢其所以則云時發是日渡江未至儀真三十里謂僕夫曰吾倦欲寢慎無驚我久之不覺僕夫視之則已右脇而逝抵儀真親戚為之棺殮支體柔軟顔色如生有異香襲人久之

方散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而時發處之如此豈非平日信心堅固重修不已之力歟予竊嘗謂人之有生死猶日之有晝夜此必至之理也方晝從事於膠擾之中而其心恬然者以夜有所歸宿而安身也苟無所歸宿則其心豈得恝然莫之為慮哉至於死生之際則不然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日趨於死地惟知營營以厚其生而無一念以厚其死方且恣情縱欲日造諸業一旦溘然則曩之營營者無一可得而業力現前固有沈緜

疾苦願死而不得者幸而得死流浪轉徙散入諸趣豈不哀哉若時發者所見高明卓越予不得而知也然於死生之際翛脫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平日既與之厚又其死時眷眷於予若相別然故為作哀辭以叙述之此非所以哀時發乃哀夫不若時發者云

事之大者莫如死生惟有生之必死若晝夜之代更晝從事而心不慴以夜有所復乎安猶鳥之得託乎林而獸之得棲乎山各有攸處乃罔後艱奈何死生之際咸

熟視而恬然少壯逐物老又甚焉鐘鳴漏盡而不止日
暮途遠而逆施溘爾朝露惟業是隨淪入異趣大智所
悲猗歟時發信根純熟四十年來一齋一粥諸惡不作
諸善奉行年彌高而德彌劭學愈積而道愈明謝浮生
如脫屣宜純想之飛升追惟平生於予獨厚旋踵之閒
失此良友惟堅固心乃妙法門後之覽者庶有感於斯
文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承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爲副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公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瓌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彦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汾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敵騎遇南北關力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必誤國事願乞罷

去有旨名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公為宣撫使折彦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造朝城陷遂死節於敵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處之而是如張廵之睢陽其食人以為糧者可略也處之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伏節死難之士幾何不為敵人所笑而劉公毅然不

以用舍動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苟失節之伍豈不誠烈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瑕纇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强敏之材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褒崇錫謚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暈以墓銘謚議來求挽章余謂既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詞曰士有一死處之為難死得其所名重泰山猗嗟劉公惟

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敵人歎息矧惟士夫激懦愧媮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爲公哀公實不死

弔祭文

弔國殤文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師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賔兮西鄙聳驚蜎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師以徂征衮師鞠旅兮致天討於不庭蕞爾小醜兮敢儆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遽奏捷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全力而制熙河之兵惟熙師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騰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邅迴以崎嶇兮山斗絶而崢嶸泆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者何所施其能墮黠敵之計中

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
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鷙棄甲冑之精堅兮投
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以數計兮咸舉而填於盧
山之壑摧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
為計匿實狀而不以聞兮謂馬蹶而崖墜士卒散於道
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
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
聞兮以邊事而為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

皆可以欺敵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
日戈甲蔽野旌旗力屈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
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驚魚遊於沸鼎駭獸陷於危
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
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惸惸而焉依兵
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
留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固可以違節
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

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掊此細微縱一卹之有罪顧三軍之㫖知贈弔不及賻賵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必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策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覈賞罰不倫掣肘縶足智謀㫖伸

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祭伏波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遣男宗之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忠顯佑順王之神惟神功施一方血食千載英爽如在人賴芘庥而綱負罪明時遠謫絕島假道鯨海實仰威靈屬苦瘡瘍阻造祠下聊致薄禮神其鑒之尚饗

北歸祭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疇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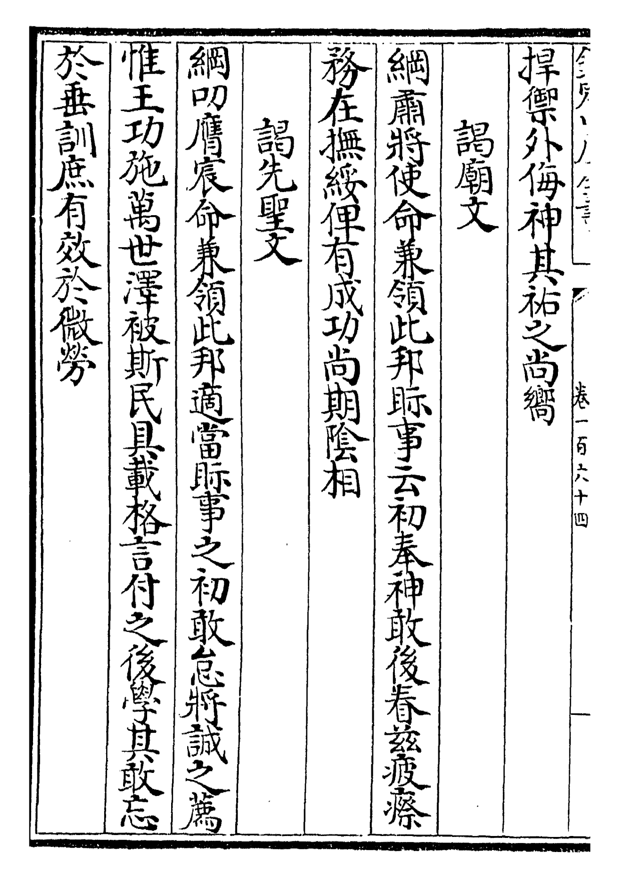
得吉卜以終神休尚饗

祭雷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德公之神惟神鼓動萬物宣暢天威宅于海陬一方蒙澤而綱負罪遠謫久留此邦祇荷上恩許還中土道里遼邈山川阻修衝冒瘴氛大懼殞越敢以牲醪躬薦祠下正直是與其終相之尚饗

祭南嶽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甲申具位李綱謹遣左從事郎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鄭昌齡以牲牢酒醴茗果之奠敢昭祭于南嶽司天昭聖帝之神天地凝結五嶽環峙奠鎮方維炎運中微岱恒嵩華或失其守淪于割據獨茲衡嶽巋然雄尊作鎮尚土為朝廷重庇庥士民孰不仰止某以不材誤蒙上恩宣撫荆廣總師置司取道長沙經由嶽下戎事倥偬密邇祠庭不獲造詣遣官攝祭牲醴之奠惟以告虔肅清一方



捍禦外侮神其祐之尚饗

謁廟文

綱肅將使命兼領此邦眎事云初奉神敢後眷兹疲瘵務在撫綏俾有成功尚期陰相

謁先聖文

綱叨膺宸命兼領此邦適當眎事之初敢忘將誠之薦惟王功施萬世澤被斯民具載格言付之後學其敢忘於垂訓庶有效於微勞

哭惠女文

予謫官自京師挈家抵無錫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予單騎如貶所半年而後得家問則惠女已亡矣雖在襁褓詎能忘懷作斯文以哭之極其情而卒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負罪左降兮汨吾南征惕感省咎兮敢稽于程夔𡖖季女兮有呱其聲割慈忍愛兮單車啓行山川阻修兮鴻鴈無憑一書爲重兮萬金爲輕開緘掩泣兮失此孩嬰

舐犢之愛兮詎能忘情言念幼稚兮岐嶷夙成日辰孔嘉兮骨相豐盈載衣之裼兮乃畀之名期爾壽臧兮多福是膺云胡不淑兮朝菌同榮蘭茁其芽兮霜霰已零玉韞于璞兮斧斤是營勝傷心孔哀兮涕泗從横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嗚呼人生一世兮如夢一覺速若電露兮虛若影泡存而非實兮其孰能考殤子為壽兮彭祖為夭雖有修短兮意亦何較請原其初兮大化黙造氣變有生兮賦此形貌七情與俱兮喜怒誰教知識始分

兮指頤而笑修者自遂兮短者自暴自少得壯兮自壯得老均有所歸兮矧茲彊祿譬諸草木兮灌莽叢早或失其所兮萌蘖枯槁若然天運兮息怨奚報緣熟則來兮本於愛樂緣盡則亡兮又何足悼一氣聚散兮死生醜好凡情糾纏兮妄想顛倒背覺合塵兮自罹悲惱勿謂情鍾兮忘懷以道攬涕收淚兮有愧於達者之所勞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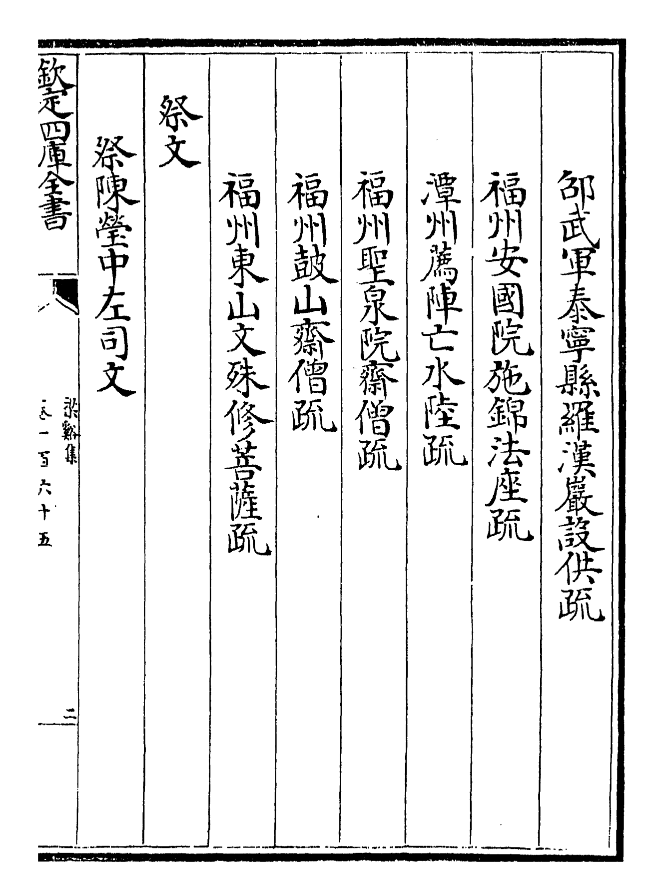
宋 李綱 撰

祭文辭疏二

祭文

青詞

疏



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
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浸階膴仕藹然
休聲以節義為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為鑒裁而物
無遯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
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謫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
不少懈者唯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
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
化而了無芥蔕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

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旣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胷中素所藴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衷考其行合海内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濵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迨謫沙陽遺聞殷勤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遽遭閔凶孤苦杜門

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睠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情於一奠冀靈爽之或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姨母吳宜人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辛亥二月某日具位李綱同弟從事郎新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經從事郎前平江府司士曹事綸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姨大宜人吳氏

之靈嗟嗟夫人令德惟馨嬪于大儒踐揚有聲彖服煌
煌帝命是承教子以義治家以肅内外姻婭罔不輯睦
壽考康寧以受多福我母居長夫人處中德厚相肖匪
惟音容壼範之美士族所宗每見夫人如我母存密勿
恩意從容誨言撫我兄弟猶其子然仕宦契濶合離不
常靡有三年不奉壽觴瞻望顏色退必沾裳言歸樵溪
密邇白水盜賊紛紛乜結蜂蟻願拜牀下咫尺千里云
何不淑奄其歸真死生之際了然不昏所養如此餘復

何云喪亂以來衣冠流徙子孫在前還處鄉里始終哀
榮萬無一二顧此凉薄失所依歸終天永訣復見無期
陳辭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余相公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越翼日辛酉具位
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殁故少傅太宰衛國
余公之靈嗚呼閩粤與區實為晉安巨浸盤礴繚以重
山風氣洋洋是生傑人偉然器度肖彼雄渾天之降才

不輕畀付運鍾半千旦暮之遇沙礫何知與時散聚僃

兹五福應厥期數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先民有言勳苦

詠歌其孰如公丁時休嘉巖廊尊榮冠佩峩峩爲政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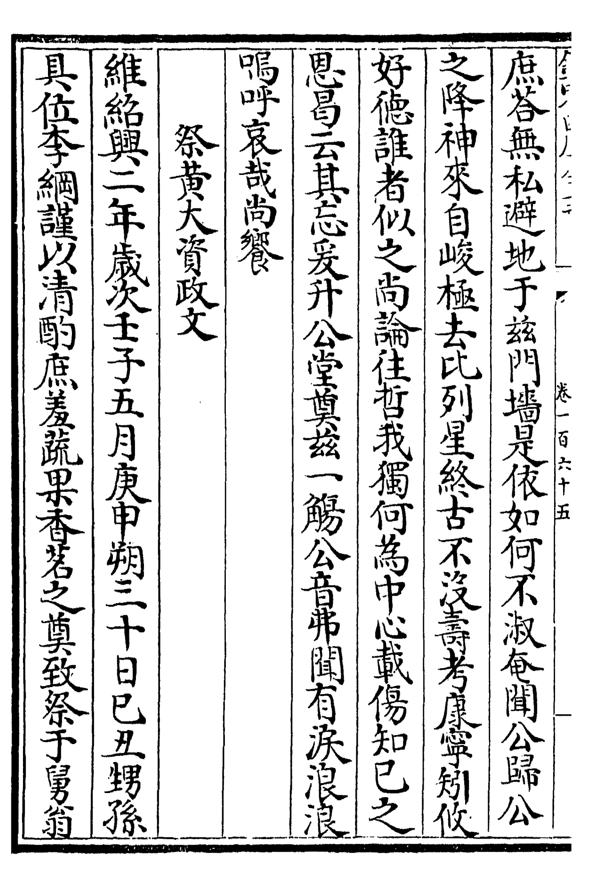
年朝野豐暇山林之思道有用捨辭第之懿古人弗謝

檢身勵行孰逾公者高牙大纛畫繡以歸鎮西之節前

戟驅馳稚耋舞歌公慈弗威徒爾蒲鞭忍煩公治壯猶

未懲垂車是則優游一紀弗禄靡忒方時艱虞奔走傾

側孰不公卿誰保鄉國我昔未遇公實薦之遭時奮身



庶荅無私避地于兹門墻是依如何不淑奄聞公歸公之降神來自峻極去氏列星終古不没壽考康寧矧攸好德誰者似之尚論往哲我獨何為中心載傷知己之恩曷云其忘爰升公堂奠兹一觴公音弗聞有淚浪浪嗚呼哀哉尚饗

祭黄大資政文

維紹興二年歳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于舅翁

特進大資政黄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懿致位
丞轄鬱爲名臣盛德元勲載在信史搢紳之士多能言
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
鞠於外氏誨誘長育如己子然舅甥之情世所罕儷顧
兹孱陋慶流有衍幼荷奬知命以名字死生契闊三十
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躓天實使之誤蒙大
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
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

幾歆之尚饗

祭高祖妣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玄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高祖司徒高祖妣夫人朱氏之墓綱久去祖塋有疎展省瞻望松梓每深悲懷今者蒙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道過故鄉謹具牲醪致享墓下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曾祖妣祖妣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曾孫
男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曾
祖贈太保五郎曾祖妣成國太夫人廖氏茂國太夫人
龔氏昭國太夫人盧氏先祖贈太傅十八郎祖妣豐國
太夫人黄氏崇國太夫人饒氏之墓綱夙承祖慶幸遇
明時叨被國恩致身宰輔褒贈之典邦有彛章世路艱
難久疎展省瞻望松梓心焉永悲今蒙聖恩起自閑冷
總師之任道過故鄉焚黄之禮其曷敢廢謹修薄奠式

薦徼誠追懷祖風有淚如雨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叔祖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姪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香茗蔬果之奠致祭于叔祖承事二十五郎之靈唯靈純德懿行鄉閭所推壽幾百年五福兼備綱以迂拙素荷愛憐自歸甌閩久欲瞻省顧莫之遂盜賊阻之今蒙上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取道故鄉拜公於堂但見遺像敢陳薄奠式薦微誠追懷

平生涕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

祭翁士特郎中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位李綱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考功郎中士特翁兄之靈嗚呼士特何遽然也文追古人識超當世而蹭蹬場屋蹉跎仕塗者豈非天邪大器晚成壽考是宜為杞為梓如璋如圭云何不淑而止斯耶武夷之山盤礴坤倪獨鍾秀氣抉摘杳微玉佩瓊琚以昌其詩所以

垂不朽者其在兹邪惟我與兄為外昆弟丱角相從情均同氣我鈍而魯兄敏而慧每策駑蹇以追騏驥我忝近司兄止郎位茫茫大鈞孰能問以此意邪喪亂以來親朋凋墜平生故人半為新鬼哀病憂患之餘亦豈能久於此世邪罷師言還迺兄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在庶幾能聽之邪尚饗

祭張次東中奉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

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府中奉學士
尊親家張公之靈惟靈夙負才氣勇於敢為踐揚之久
蔚為吏師晉申磊落百未一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綱
以姻婭素蒙焰知别多會少形止神馳近者宣城尺素
見貽翰墨如新音容已非聞問傷感心焉孔悲罷郡言
旋邇公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
英爽如在庶幾聽之尚饗

祭許崧老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辛巳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宫使資政通議許公崧老之靈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異人欝為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鑒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古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鶴翔翥字畫精也勇於為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

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隂陽消長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覬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粃糠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羲畫麟經粲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奥義一新所見絶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聯翩

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謫嶺海觸冒瘴煙與死為鄰鮫鱷垂涎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憖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饗

祭黄子鳳通直書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位李綱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表姪故知縣通直黄君之靈君天資孝友端恪溫良稟義方之訓而承積慶之遺芳也刻志好學習為文詞欲自樹立以為先德之光也試吏江浙通籍于朝雖未顯大庶幾自微而浸昌也相期仕途一日千里如騏驥綠耳得大道而騰驤也何意盛年奄隨物化如芝之蘭擢秀而遽殞於嚴霜也中肩

靜專知所依向臨化不恒何遺音之琅琅也聖泉之岡雲木蒼蒼山高水長往安其藏蓋體魄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何必返于故鄉也喪亂以來艱難相依死生契闊重予懷之悲傷也殽核在盤酒醪在觴終天永訣不知涕泗之滂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郎楊公

之靈嗚呼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表於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兹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璋𬺗然早飛聲於入雒極師友之淵源顧兹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迴遑偉名流與鉅德咸願學而推先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槖於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標之特堅雖佚老於燕閑曾不

廢於簡編閲國步之多艱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零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為不壽備享五福不為不全然士大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聞言行於邱園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相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諼慨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遥馳誠於一奠悵

此意之奚宣公之死為不朽矣惟其慭遺之悲則有涕
泗之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祭九弟司法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某日從兄具位李
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弟司法九郎幼成之
靈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內行則充掾于
吳興風績甚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弗靖徙居閩
溪昆季相從如塤如箎雖攖疾疢不廢言笑藥餌之扶

尚期壽考我來江南再三惜別言則涕零如將永訣閱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焉如割慟哭霑襟言念先叔友于先公施及後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美吾家為懿汝少先往吾哀幾何閱水成川前後之波雖夭何傷雖壽何羨幻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奠聊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氏妹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越三日從兄具位

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妹四姐之靈嗟嗟吾妹令德柔嘉嬪于大族克宜其家良人不弔中道先逝諸孤藐然皆親訓勵敵騎擾華衣冠南奔挈族相依徙居于閩甘苦同之七年於此弗安異鄉日念桑梓久攖癘疾藥石弗痊我來江南臨別悽然訃音之聞相去半載尚想平生音容如在言念先叔一子一女相繼而亡何遽如許天道茫茫不可致詰或壽或夭孰得孰失諸甥滿前責在外家飲食教誨情當有加庶羞在俎旨

酒在卮千里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青詞

潭州薦陣亡青詞

伏以潭爲會府地居上流自經豺虎之爭無復江山之勝宸心眷顧帥閫疇咨非特慰扶杖之遺民蓋欲追備邊之前烈涓辰視事問俗興嗟拾瓦礫而横棟梁强名舊治聽丘墟之號風雨坐感弃骸敢迎羽服之儔共演琅函之秘殫精誠而上叩冀幽顯以同休天德好生重

開於壽域人情厭亂各保於豐年大振威聲克平強敵
佪兩宫之鑾輅奉萬乘於神都未報國恩誰識愚臣之
此意仰憑洪造庶收薄效於當時臣無任

降聖節青詞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具
位臣李綱等伏為降聖節遵詔旨於天慶觀命道士三
七人開啓靈寶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座供養香花燈燭
酒果藥茗稽首上啓三清無極大道太上開天執符御

歴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上帝紫微北極
大帝伏以重明繼照純孝奉先祗若舊章欽崇令節命
幅員之守長伸醮祭於淨壇臣等恭布詔條用循科式
伏願太靈昭鑒丕應饗臻偃革包戈永綏於群品餘糧
多稼屢獲於豐登凡在飛潛必蒙亭育臣等無任

禳火設醮青詞

曲突徙薪人事雖存於警戒熒惑退舍天心易變於嘉
祥爰念此邦實為都會比歲淪於塗炭遺民起於瘡痍

百雉城闉鞠惟榛莽萬家闤闠半是茅茨元冥方迫於隆冬回禄屢驚於中夜顧有司之失職歎赤子其何辜輒罄精誠用干洪造望雲霄而詖次輸肝膽以投詞伏願上帝溥臨衆真交會閔三湘之分野蠲害荐臻回九曜之威靈恩光下燭布祥風而一扇俾和氣以同游加惠群生永成樂土

疏

吳江寧境寺齋僧疏

右伏以泰投世網已緣一念之差仰冒天威何翅萬鈞之重姑從薄譴皆荷寛恩今則千里去家單車上道割父子兄弟之深愛方險阻艱難之備嘗非仗勝因曷臨往咎是用虔依梵刹嚴供名流冀資懺悔之功為洗妄言之罪伏願能仁覆護大智照臨萬水千山行無雨雪之阻一門百口居有禄壽之祥誓竭誠心歸依妙覺謹疏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右伏以因心授法一燈傳於千燈會法歸心千月攝於一月所以五百大士咸悟客塵十八尊者為之領袖結集者闍崛飛錫天台山凡山林幽邃之區多仙聖棲隱之地惟豐巖之勝境乃古德之道場洞壑鼎峙而相連殿閣翬飛而交映宜應真之是宅垂妙蔭於一方而綱誤蒙國恩歸自海島病牛卧壠嗟傲力之已疲脫兎投林冀餘生之或保虔修珍供以結勝因祝一人萬壽無疆之休篤四海群黎咸寧之慶凡蕞然族屬亦獲康安仰

祈大德之無私克鑒私誠之有在謹疏

福州安國禪院施錦法座疏

右伏以毗耶離城嚴飾八萬師子之座普光明殿宣說百千三昧之門必假勝縁以作佛事前件錦曩出靖康之御府今施安國之叢林枯木禪牀已有輪囷之質拈花妙悟何妨文彩之彰莊嚴龍象筵開示人天眼願敷法席大振潮音以普潤於含生皆速登於正覺謹疏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右伏以亡非戰罪周易有輿尸之占死為鬼雄楚歌重國殤之祭顧比星沙之分重惟兵火之餘上軫主憂大開帥府念方宣於恩德豈或間於幽明即州治之新成啟法筵而致潔庶憑佛力俯協人謀伏願勝氣高臨衡風自息憫冤魂之忠義早見太平轉樂歲於艱難助成遠略伏惟三寶證明謹疏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右伏以聖泉禪老法席初開梁谿病翁寓居密邇雖白

蓮花社陶潛不造詣於遠公而眂即離城師利毎問訊於摩詰雲山在望鐘鼓相聞結苾蒭之勝緣供蒲塞之淨饌金毛師子踞高廣坐以嚬呻多寶如來現久遠塔而讚歎普祈大衆早悟真乘謹疏

福州鼓山齋僧疏

右伏以名藍清淨雄踞海山寶閣巍峩肇新棟宇五百大士於焉而棲息八部龍神亦為之歡欣大頂峯前覺林巒之秀發靈源洞裏增泉石之幽奇成此勝緣實為

盛事大比丘有神通之妙力病居士以慶贊而特求揚般若之宗風供伊蒲之香饌浮杯飛錫應真豈憚於遠臨展鉢開箄請衆聊同於一飽集兹殊剎共結良因四境奠安永豐登於今歲闔家清吉遵福祉於新年三寶證明萬靈昭鑒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右伏以惟妙吉祥真法王子毗耶城裏宏開不二之門清凉道邊妙發前三之語摩善財頂則寶臂出於雲表

試解脫心則金毛現於空中以大智接群生以至神應諸感真風宛在虗響昭然當院古德道場東山勝地有菩薩之像設乃異人之規模妙相瑰奇獨冠他刹金沙璀璨呈瑞一方然而歲月既深崇奉殊闕殿宇荒廢供具蕭疎欲興久廢之良因必杖大心之檀越伏願搢紳賢士福德高人特推喜捨之心共入莊嚴之會各隨願力寵示芳銜謹疏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六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闕

宋故闕

闕

切躬自料理以州治為行宮供帳什物種種畢備不擾而辦設幕次於行宮之傍以宿衛上皇嘉之命公彈壓

行宫一行軍馬及議欲渡江公力言不可願歸安天下之餋以慰嗣聖孝思副中外之望上皇乃留后妃親王帝姬委公護衛一辛鎮江而還淵聖知之降詔褒諭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其冬金人再來公檄一路兵入援觧亳州之圍漕糧以給東道總管司千里不絶時諸路勤王之師坌集所過州郡多不聽入城獨公啓城闉聽其自便且躬加撫勞人人悦服及聞二聖北狩號絶仆地移時始蘓得大元帥府檄書謂僚屬曰此真主也

即上表勸進上即位於南都表請移蹕維揚優詔不允
覃恩轉通奉大夫進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二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有旨召赴行在公以遭時艱虞積憂成疾
力請宮祠遂提舉亳州明道宮由浙江以歸閩中謂子
弟曰先公平日常使子孫異日無忘鄉里今得從先志
幸矣率子弟上冢見耆舊父老盡鄉黨之禮日與里中
賢士大夫遊每有慶弔不問遠邇戚踈必從鄉人之後
於外氏恩意尤篤朝廷所賜東山大乘寺名刹也極林

泉幽勝延致高僧居之與為方外友蕭然安於閒靜不復有仕進意秩滿再請宮祠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三百户疾作上章告老轉正奉大夫致仕未被命而公薨於城東僧舍享年五十有五實紹興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也訃聞天子嗟悼贈金紫光禄大夫公娶三衢趙氏少師清獻公抃之孫大僕卿屼之女淑惠有賢操相待如賓先公百餘日終公篤於伉儷所以送終者無所不用其至已而公亦相繼捐館人尤哀之男六人長曰沆

任通直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次曰沛次曰泳任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曰汝曰汴曰注皆承務郎沛汝汴注皆早卒女六人長天次適廸功郎宣州宣城縣主簿王子澤亦先公卒次適承事郎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葉程次適修職郎黄濛二人在室孫七人柄棟皆登仕郎棣杆皆承務郎桂早卒梠尚幼孫女五人初文定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有告貢院事非所干預者文定公以身庇之不復自辨出知蘄州既而公生

文定公喜見顔閒曰吾以此人而獲譴慶鍾是子其能世吾家乎公為人愷悌樂易純明端愨遇事待物一以至誠其在南陽湍河溢水暴至將冒城郭公登城焚香投文水中俄報河復道在淮西歲抄無雪齋祈備至夢有告之曰雪降家人之夢亦然及開户雪已積矣每雨暘愆期躬禱神祠應響如答未嘗不易蓋而歸也典三大藩所至吏畏民愛去必思之與人交乆而益恭雖祁寒隆暑未嘗見惰容僕使之賤亦皆拊以恩意氣貌温

然出語未嘗傷人至論天下事骾亮不屈亹亹可聽性倜儻喜賙人之急遇賓客曲盡情禮在維揚舟車絡繹公帑不給則以家庖私槖繼之不少靳也資産素豐坐此常窘自兵火以來江北田宅蕩盡而公燕閒山林食客未嘗不滿坐甍謝之日家無餘資其輕財重義類如此文定公嘗以任子恩兩奏族人之家皆不及禄公遇郊禮復奏其子且勉使成人族女有未嫁者必為之經營使得所歸鄉閭間無貴賤老少待之如一皆得其歡

心追襄事至空井邑送之人人為流涕可謂篤行君子矣初崇寧間用事者變祖宗法度文定公力持之使不得逞因出之於外其後上皇悔悟召還欲復用不果有意於公又為權臣沮抑卒不克有所施設以盡其才有識者尤所深惜也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諸孤卜葬得地於懐安縣感應鄉欽德里山川氣象深秀雄偉以四年十一月甲子與淑人合葬葬之日久雨為霽人以為積德之報子孫之興殆未艾也某大觀中識公於京師

宣和末復相遇於維楊迨靖康秋自樞庭乞郡實與公為代然猶未歘也紹興初來寓長樂遂得與公遊從陪杖屨山林間從容燕笑情好甚篤常竊歎其真天下長者臨其喪哭之為慟諸孤狀公行事乞文於碑以告神道義不得辭且係之以銘曰

白屋起家奮身孤寒困而後達未足為難公世富貴自強學問力取巍科以躋禁近少長鄉曲謙恭遜悌閭里推稱未足為美公貴還鄉與俗浮沉無小無大得其歡

心惟文定公被遇五朝公克紹之德音孔昭風度粹夷襟懐曠達温温君子旣明且哲受知聖主讜言屢對有嫉之者卒擯於外遇事接物一以誠純雖艱必貌旣久彌敦鄧蔡之政寛猛異宜吏畏民愛服其設施帥於維揚值時艱棘不擾而辦盡瘁事國安分知足退閒林坰蕭然自得遺此寵榮宜享遐齡尚膺顯報遽反其眞搢紳是悼慶流有衍子孫詵詵嗣有典者復大其門勒銘豐碑昭告隧道百世之下斯文可考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六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七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公諱蒙正字養源姓朱氏其先亳州永城人也十世祖

仕閩樂邵武故縣溪山之勝因家焉遂爲邵武人曾祖諱貫贈承事郎祖諱浦父諱藻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娶故贈太師黄公諱汝濟之女資政殿大學士諱履之姊累贈碩人生五子公其長也公少豪邁年甫冠始折節讀書下筆爲文語輒驚人其舅大資公見而奇之許以能立公益自淬礪徒步入京師寓太學凡十年所與遊皆一時英俊元豐中擢第中乙科釋褐調揚州江都縣主簿公曰古人以三釡及親爲喜今俸禄雖微足以

奉甘旨足矣性識强敏遇事不少懈每聽訟必得其情而後斷之以法令以其能委以縣事公亦自任不疑以故江都辦治監司薦於朝遷南康軍都昌縣令其治都昌如江都尤惡其下植黨以傾善良告戒弗從即痛以法繩之風俗為草木幾丁母憂服除授衡州茶陵縣丞茶陵劇邑久闕令倉庾圮壞吏緣為姦租賦不時入公至領縣事即條畫中陳久不報公歎曰此令丞職也何俟報為亟命構葺倉庾為之一新謹視出入姦弊遂絶

租賦皆不督而辦歲旱公祈禱齋戒精潔雨隨車而至遠邇霑足民大感服秩滿用薦舉改官從辟知定州安喜縣時元符三年秋也坐茶陵任内請搬家人庸錢奪官授昌州龍陽縣令丁通議公憂大觀初始雪正前事復官除知開封府長垣縣未數月差通判大山軍秩滿造朝權司農寺丞通判德順軍賜五品服政和四年秋以疾丐致政明年夏從官薦公康强有風力請復仕工從之差提點信州上清宫改成都府長生觀遂寓居于

穎尾八年夏得疾至七月十二日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累官至朝請郎娶傅氏累封安人二子長曰康并以公
致仕恩補將仕郎次曰唐年一女適俊士葉裕民公持
身廉慎性質直不自表襮恂恂如不能言而胸中是非
了然其在荼陵不能阿事上官為當事者所不悦挶摭
細故卒以法中之然選人以般家人闕　法所聽也
後卒雪正公坐此困躓累年而剛直不少衰及倅德順
太守武人越常例遺之甚厚公辭不獲悉以所遺寄於

公絛凡閱歲太守聞而訝之公不自辨釋以病告老而歸其後太守坐不法除名而公無毫髮之累識者韙之公平生志氣高遠常恃隱忍就功名之説欲有所為而仕宦齟齬卒不如志其可悲也已諸孤從其治命扶護歸邰武將以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初四日葬于永城鄉將堂之原先期公之弟朝請郎紹狀公行義使綱為之銘綱視公為外叔父義不得辭銘曰

朱氏之先有功于閩十世其昌公為聞人學優而仕以

康以勤雖戍窒之而卒以伸往倅邉城力辭餽遺告老而歸則莫我累凡今之人顧利忘義聞公之風胡不少愧蓄則厚矣未究厥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返葬故鄉宅兆是宜告于後昆纂此銘詩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夫聰明足以剸制繁劇智畧足以摘發姦伏仁恵足以牧養小民威嚴足以震服豪右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三王唐有許孟容李峴吳湊之流

隱然有聲不過數人以是知其難也國家都汴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獨會稽錢公政事號為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三當天下又安四方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居姦人巨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闗機開闔干撓法制莫敢誰何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隙射利情僞百出為尹者鮮不墮其術中獨公於詞訟喧囂簿書倥偬之間從容談笑而辨幽隱曲折盡得其情吏不能欺而予奪一出於己無敢議者其政

尤務抑強扶弱緣飾儒雅不專以枉後患文從事勢家犯法不少假借而下戶無告有所依歸良民詿誤多所平反而豪俠巨蠹必深鋤治當時士人有為政事錄者所載百餘事皆出人意表世謂神明之政自非兼聰明智畧仁惠威嚴之資有大過人者疇能及此宜乎聲稱烜赫至今不泯與漢唐名臣相望而無愧也公諱總字穆父吳越武肅王五世孫自從曾祖忠懿王俶歸朝廷令為開封人曾祖倧晉故諸道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

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曾祖妣江氏其國太夫人祖易故任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累贈太尉祖妣盛氏平陽郡君贈其國太夫人考彦遠故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累贈太尉妣丁氏濟陽郡君贈吴國太夫人公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千言及長博聞强識卓犖不羣諫院公捐館舍公以遺表恩推與其姊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朋自立從叔父修懿公明逸質問疑義修懿公愛之

奏授將作監主簿皇祐三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盧
睦壽蘇等州酒官雖在榷酤喧宂閙手未嘗釋卷嘉祐
八年詔以六科舉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會神宗升遐罷舉治平三年文通又
以公應詔熈寧二年始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對制
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還任自是遂
罷制科然名望益崇有識者韙之明年秩滿赴選部會
朝廷檢舉治平從官應詔所薦淹滯未舉者公名居多

或沮公以五任監當無課最可稱大臣有薦者曰錢其豈監當材耶有詔許以五任闕陞且試劇邑除知開封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官長陳襄以公所造班簿進呈神宗稱之襄曰非臣所能也主簿錢其爲之耳有旨令東上閤門引見上殿既對數奏稱旨許以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其弟安禮謂之曰能一冠豸乎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遠行安石知不附己猶除三司鹽鐵判官提點四園苑提舉帳司點檢南郊一行事務又

詔措置帳法數因事賜對滋被眷知詔迓送北使明年
以國子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秩滿徙河北又徙京
東代還復除鹽鐵判官元豐三年借太常少卿使北還
奏上前論契丹形勢盛衰之理深切著明上熟復其言
會五路軍興除陝西都轉運使專主饋運兼制置解鹽
公即日就道留家京師上每旬必遣內人至第問太夫
人安否公在關中轉餉如期無擾于民嘗躬督飛輓夜
行坐界中百餘里冒險無所畏避訖事還長安丁內艱

奔喪哀毀骨立上遣使勞問賻給加等時元豐四年也
五年官制行上先於左司郎中格目内書公姓名遂降
誥閤門俟公釋服明年高麗國王徽來赴上思得公奉
使詔起復赴闕公具奏堅請終喪不允特借左諫議大
夫充高麗弔慰國信使公入對上顧問甚渥面賜金帶
公奏人臣出疆當識上旨令外議紛紛以謂陛下欲給
高麗以伐北敵而臣獨未知聖意上曰高麗好文又問
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行餘無他也乃與左巻祭奠使

自容州同日發洋公舟五日而達左番飄泊四明踰月始至夷人素聞公名相與聚觀至於燕飲逾制與夫饋餉非例者皆却而弗受還次紫燕島國王王運遣二吏棹小舟以書送館寓金銀器皿四千餘兩公辭之吏泣曰寡君有命徒歸則死顧左番在國已受公曰左右番所見不同爾可死吾不可受須臾風迅遂失所在公有詩曰屢却張擅使猶留返壁飧詩因平安奏偶至上前激賞者久之使還造朝擢中書舍人賜三品服上顧謂

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栝宗即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還自頓遞乃罷元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初蒞事日吏欲試公訟諜至七百餘公徧閱析而為三施行者纔百數懲而遣者數十人餘悉緘識戒以後勿復來閱月有再至者公詰其故弗服命吏取視之無少差一府大驚且命曹椽省併文具以十為一草簿書相仍重複之弊有戚里子憑藉無賴屢犯禁公治其

罪而後奏宗室有任節度使者市賈人米千斛久不償
直公移檄諸司糧料院留券請俸積及其數呼賈人付
之有隂人尹紳訟繼母竊亡父家貲改嫁公奏紳既不
能養使繼母改適又以盜家貲為言不可以訓特不用
廕杖而羈于旁郡以勵風俗御史臺吏人遣其妻訟本
官不法事公命杖之翌日吏自來持一器若有所貯置
階陛前訴妻方娠昨蒙杖而墮公熟視狀遽判杖其脊
吏不伏呼請罪名公不顧徐曰汝家安在適從何許來

得無越御路耶吏惶懼而出京城法以屍由御路者徒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類也京師嘗多雨雪公容啟母后以匱具二十餘萬緡貸貧窶者公躬率僚屬徧歷委巷排戶而給之都人素喜博塞公禁之甚嚴至是取旨大縱酺博民閒讙呼細民賴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宰執一日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即客次袖牒陳事公曰此非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偃蹇却之不去公叱下械送府獄杖而遣之八座中有抑留侍婢

不歸其母者毋訴於府爲移丈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
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折簡私祈寛門醫所負
者公立其介于庭呼醫促其期限由此寖忤權近人多
側目觀望捃摭細故交章彈擊㫖宗照知其故特詔放
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掣其肘者非一人又
曰德音始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燭幽覺羣邪之奪氣
其不可屈如此三年春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
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實公不自明力丐補外迺以本職

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公既懷紱故鄉過家上
冢揮金親舊日引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
一事蘇翰林軾時帥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
元白四年移知瀛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爲帥鎮靜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
行次符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嘗因轉對論六曹
事多迂滞省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辭牒多不經由
所屬願申飭中外遵守詔條其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

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戸部尚書奏罷戸部獄措置麯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財計辦日坐直舍臨智永師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同文館時朝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改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封府公具奏力辭以謂前慈不辯後效難施優詔褒答公不得已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羣盜奔佚蘇軾時為禮部尚書每侯公治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遣即次韵答之辭

意瞻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八年春為太母山陵頓遞使事畢開封屬章惇入相公見上具言嘗行惇謫辭顧乞骸以避時宰不聽紹聖元年翰林闕學士惇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為翰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謟留身因得疑陳天下事指宗孟眷倚之嘗論朝廷之盛人物為先今三館育材之地寂寥無聞乞詔大臣及近臣

各舉所知引見考實置之文館以備器使又論禁軍逃亡滿限捕獲得以察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常七八爲患不細乞修嚴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江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皇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驂乘以備顧問公以足疾不能久立爲辭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導駕鼓吹辭差互詔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右丞鄭雍乞出批荅諭書臺臣論

公批答中有羣邪交攻之語爲附會元祐章累上不出
言者不已至全臺並進乃罷公翰苑以本官出知池州
公既行臺臣以肸首前所言弗容羣枉誤爲羣邪交攻
朝廷既不問公亦不辯也公在池陽二年爲政寬簡得
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未下公以十一月丙
辰卒于官舍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庚申諸孤
奉公之柩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邉村將相里
祖太尉公之域公娶吕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

閣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
年卒至是合祔焉子男十二人曰杲卿朝請大夫致仕
曰東美朝請郎主管京東排岸司曰朝隱承議郎通判
袁州曰魯望承務郎西京轉運司主管公事曰端己朝
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輿朝散大夫行衛尉少卿曰延碩
承事郎監鄆州酒務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觀曰君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四人
長適朝奉大夫諸王府侍講句頡次適朝奉大夫通判

大名府俞授次適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應通次適端明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王孝迪孫男十八人曰淨曰涒曰湇迪功郎權國子博士曰涌曰衍迪功郎代州繁時縣主簿曰灝曰沇曰濵曰溥秉義郎曰渾曰潜曰濤曰洵將仕郎曰湜右儒林郎曰淳曰温右承務郎曰注右宣義郎曰許孫女二十三人公在仕途幾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惟錢氏當唐末以武功

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以膺寵命金印
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
歸不煩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隂功盛德
慶流子孫枝葉扶踈冠冕蟬聨膺受福禄不可勝紀而
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於咸平天聖間考諫院公
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事神哲二宗閥閲聲
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
密直學士藻皆以制舉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僖

公惟演逮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杲卿東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德輿伯言皆賜工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族儒學之盛甲於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性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於世方處塲屋已為一時英俊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内外制辭膾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為文章雄深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遒麗長於用韻工行草書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愷悌樂易

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鑒裁所推薦多達者弟姪婚宦皆經其手収養孤遺家常至二百口儉約均一內外無間言其行己大畧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皇帝即位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論興欲寢前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因是免降者四十餘家崇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看詳公等出籍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草潛藩加恩制進呈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葬開封也方在謫籍中不

克銘于墓建炎元年某月諸子遷奉公及三世之喪葬于鎮江府金壇縣某鄉之原方朝廷大除黨籍之禁而叔録其子孫旌别淑慝焕然明白乃論譔公平生行事以狀來請銘余雅聞公之賢德其敢以固陋辭銘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順保有吳越歸于有道報施而决子孫詵詵福禄無斁篤生異人惟會稽公高明博達直諒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庭熛如長虹聲聞四馳寖階膴仕驊騮得路一日千里蟠根錯節

游刃歷試干將遇物不勞剸制簡在帝心將命絶域文
采風流遠夷矜式張旜却使留飡返璧達于宸聰當宁
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讋豪右惠養小民決遣如
流擿發若神談笑而治羣盜以奔代言西掖視草玉堂
高辭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字畫鸞翔萃此衆美蔚
為邦光經筵啓沃密受眷知同朝忌媢共排去之王佐
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哲人遽萎黨論之興踰三十
年胎禍基亂閉塞忠賢大明方升公議日宣徽公誰歸

顧作九原粤自汴陽遷窆京口膴膴崇岡水深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勒此銘詩以告厥後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七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八　　宋　李綱　撰

墓誌

故祕書省祕書郎黄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故祕書省祕書郎黄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黄氏其逺祖自光州固始徙居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

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贈特進祖妣叚氏封魏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録事妣王氏封仙源縣君繼李氏封貢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為名臣公其嫡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

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嘗夢孔崔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為文祥也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為外伯父儒學冠一時會稽公命公師馬鍾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壼奥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俊校藝累占上游優與薦送遂過南省屬拈廟升遐天子諒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緼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

不暇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屬會稽公蕘公以毀得羸疾
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
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户丁内艱不赴
服除授河南府户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
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於稱職而
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
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遊從容翰墨間相得甚
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

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盍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差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祕書郎既入館縱觀册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育寧華陽君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素抱羸瘵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

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葢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疾竟不起實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公初不甚信釋氏遺會稽公喪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奉事精謹將没之夕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淩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宏達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强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牕淨几圖史滿前欣

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程度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又好古文竒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畜商周秦漢鐘鼎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禹彞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

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絶俗文辭雅健格高而思深歌思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葢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龎雜作刋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

行草隸皆精絕初倣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弆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也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

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詔令爲右宣教郎前充荆湖南路安撫都總管司書寫機宜文字次曰訒右從事郎新差福州懷安縣尉女一人適故兵部侍郎鄒公浩之子曰栩今爲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二人曰禄曰祐某年月日葬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葢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訒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没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於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徵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禀其秀應時以生歧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温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遊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縻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東我獨奫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鎛彝樽

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草有行鸞翔鵠峙嶽立淵渟兼資衆妙以大其名身反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脱屣塵滓世間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植字次東姓張氏世爲黟縣人唐末避地徙家鄱陽故令爲饒之德興人曽祖某大理評事祖某不仕以隱德聞父某累贈中大夫張氏爲鄱陽著姓中大公篤學勵行爲鄉里所推游從皆一時名士然所向不偶老於塲屋乃刻意教訓諸子而公卒能以才學取顯仕用承其志人謂中大公有子矣公自幼岐嶷不凡誦書日千餘言及長學有淵源於經術洞探旨歸作爲文詞不

蹈襲前人自出胷臆汪洋雅健聲名籍甚試有司輒與
高選遂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邵州邵陽尉遷衡州衡
陽令甞謂縣令品秩雖卑然受百里之地于天子而牧
養之親民之官莫甚於此其敢莽鹵滅裂剥下奉上以
取世資故其聽訟莅政纖悉必親多酌以情不拘於法
而邑大治郡守監司有所須求於理不可輒從姦人猾
胥洞照情狀束縛嚴甚不敢揺手以故一方畏而愛之
郡有小校憑守將勢為邦人患一日以事抵邑公痛懲

之守將雖不平而公治無釁卒莫能逞慽政聲暴著至令士大夫猶能道之以舉者改京職知宣州南陵縣事其治南陵猶衡陽然不旬月而報政方朝廷以東南當五錢多私鑄者爲不便更張錢法獨行於西北公謂佐官曰是錢民間行之已久驟罷不用則細民折閱所喪多矣曷若開帑受之以準宿賦使公無負租下不怨咨而移諸西北於縣官初無損也權宜行之民得其賜至畫像以祠邑有貴游子負豪干撓縣事前政莫敢誰何

公至畧不假借之氣奪然其心不快至是造謗以誣衊公竟坐廢格詔令罷然識者竒公英果達於從政所蓄巨量未易以繩墨議也未幾朝廷有知公可任者擢提舉黔南地邉蠻蜑異時部使者憚於臨按姦獘百出公至則躬行責實宿獘盡蠲已而邉帥罔功謬論軍事以罔朝廷公疾之以實聞遂以越職免及帥以詐窮朝廷察見其妄他司以緘默罷乃復公提舉汜水輦運未行會新廣鹽轉般之法遴選計臣除公廣東轉運判官有

旨會鄰路使者議于界首時公從兄龍圖公相將漕江西適當其事使節相輝聯牘上議薦紳榮之就遷提點刑獄旋移江東是為鄉部中大公與太夫人時皆康寧安輿就養子舍鄉閭歆艷一時士大夫有風木之感者因以為不可及也再從江西相繼丁父母憂執喪惟謹服除提點京西刑獄京西歲比不登饑民相挺為盜幾半部封公以計策殲渠魁而散其衆所全活者以鉅萬計進直祕閣陞河北轉運副使北騎南牧三鎮並警比

間帥不協人望喜亂者揭榜通衢以揺我師公曉譬將士壊其機牙姦不得發後以論事不合罷建炎初除江東提刑有張遇者乘舟沿江大掠境上揔兵募士隨機捍禦賊不敢駐事平得請提舉亳州明道宮歲滿起知宣州纔下車適有潰兵薄城公倉卒應變守禦之具頣旨皆備衆以宵遁復提舉江州太平觀執政者惜其去起知肇慶府命下不及受以疾不起實紹興二年十一月庚午也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左中奉大夫職直祕

閤爵德興縣開國男封邑一百戸娶周氏繼徐氏皆封令人三子曰炳曰焞皆將仕郎曰灼登仕郎一女適士人臧漢之四孫曰坦曰垌皆登仕郎餘幼未名公禀性剛果卓犖不羣喜功名尚氣節遇事敢為雖屢挫而不屈其治縣有異績為部刺史揚善嫉惡凡所施為皆不勞而辦居家事親孝友於凡弟䟽財好施不輕為然諾與人交豁如也善議論洞達機會每接賓客酒行氣振抵掌談笑常屈其坐人建炎初余自湖湘趨行在所與

公避逅江上相與論世故慷慨奮厲其言亹亹可聽竊
歎其才高而徘徊之久方欲薦用而余罷政未幾公亦
就閒其後歸自海上見公於德興把酒道平生公雖已
病猶未覺有衰憊意後二年乃聞公訃哭之爲慟作文
以祭之嗟乎如公之才氣其自期豈止刺一路典一郡
而已哉胸中所蘊百未一施而遽已矣此所以深可痛
惜也其孤將以紹興四年二月已酉奉公之柩與令人
周氏合葬於縣銀山鄉水西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余

辱在姻婭且相知之厚義不得辭銘曰
豫章𪅆風含棟梁志用非其所㫚若棄置騏驥飽粟一
日千里使駕鼓車凡馬何異士有傑才鬱為國器厚蓄
薄施命有所制嗟嗟次東孝友信義𢪛卓犖姿負剛果
氣意象軒豁偉於論議剸治繁劇刃有餘地任重致遠
何所不至刺部典藩職是中秘位止於斯有識長喟銀
鄉之原幽宮永閟往安其居後人之利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八